

夢窗月

宋 四明 吳文英 君特

鎖寒窗

三蘭

紺樓堆雲清
玉記人初見
淒恹征槎去
乘聞風古香
上

第16輯

齊魯書社

真姿凝簷返魂騷晚 一份千金換又笑伴鴟夷共

歸吳苑離煙恨水夢杳南天秋晚比來時瘦肌更銷
冷薰沁骨悲鄉遠最傷情送客咸陽佩結西風怨

尉遲杯

夢窗甲稿

宋 四明 吳文英 君特

鎖寒窗

主編／宮曉卫 執行主編／韦力

玉蘭

藏書室

第16輯

洗砧梅谷懷
展漉濃遺芳
齊魯書社

歸吳苑離煙恨水夢杳南天秋晚此來時瘦肌更銷
金換笑伴鴟夷共

冷薰沁骨悲鄉遠最傷情送客咸陽佩結西風怨

寸草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书家·第16辑/齐鲁书社编. —济南:齐鲁书社,
2009.6

ISBN 978-7-5333-2210-6

I. 藏… II. 齐… III. 藏书—文集 IV. G2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8245号

藏书家·第16辑

齐鲁书社 编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650×960/16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174千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210-6

定 价: 17.00元

目 录

治学忆往

- 1 郑伟章 我与《文献家通考》

书林一叶

- 8 黄 裳 来燕榭藏书簿记(续)
12 慕 侠 词集散记

雪泥鸿爪

- 22 周启晋 五世书香(四)
——忆先父绍良先生
27 杜 斌 “书颠”杨循吉的“颠”与“悟”
30 唐桂艳 “真知版本者”赵录绩
37 骆 伟 平凡、朴实、执着的爱国藏书家
——王献唐
48 李致忠 荀斋珍品三弄京
55 李东溟 一件藏文经卷的背后
59 沈 津 《萝轩变古笺谱》背后的故事
65 丁延峰 杨氏陶南山庄记往
71 韦明铎 一宋一廬漫记
78 王振良 天津的藏书楼(续)

- 89 辛德勇 记百万塔陀罗尼清末传入中国的一条史料
 96 李际宁 发现《赵城金藏》的前前后后(下)
 101 谢其章 黄萍荪与《子曰》丛刊的结局
 109 傅春生 曾经沧海仍为水
 ——《中华活叶文选》漫谈

读书掇英

- 115 周景良 观弢翁遗书四跋
 119 语 余 《杨守敬题记日本法隆寺金堂造像铭文》观后
 122 自 牧 孙犁书札笺释

版本谈故

- 134 柳向春 寻亲记
 142 刘玉才 《后村居士集》版本辨识杂谈
 147 程有庆 明刊《元曲选》版本赘言
 152 涂宗涛 清康熙间刻善本《王先生十七史蒙求》
 ——苹楼藏书琐谈之十一
 156 张书学 李勇慧 王献唐先生日记稿本述略
 166 赵晓林 《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的两种版本
 172 蒋颖馨 新文学书籍特印、限定本举隅

版本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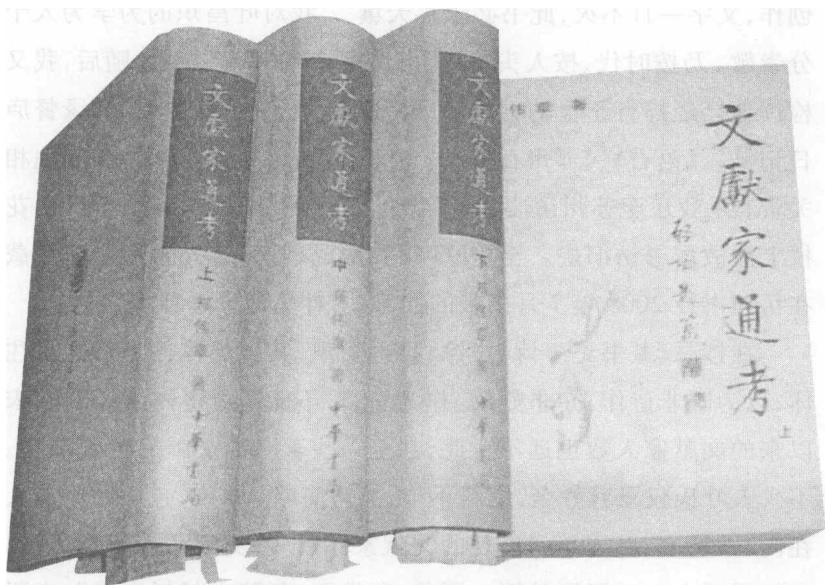
- 176 林 夕 活字本的鉴赏与收藏
 ——古书版本知识
 185 拓晓堂 《红楼梦》版本漫谈
 196 编后记

我与《文献家通考》

郑伟章

一、狂牖文献耗中年

我之走上中国古代文献学史研究之路,或者说,我开始着手准备撰写拙著《文献家通考》等著述,始自1978年,至今年恰三十年。那年,我读清末苏州文人叶昌炽撰《藏书纪事诗》七卷,如游宛委鄞嬛,风流文彩照人,深深为宋元明清历代文献家孜孜以求,弘扬昌盛中国文化之精神所感动。我深感,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书籍、好学向上的民族,故历史上文献家辈出,代不乏人。聚书、抄书、校书、



刻书、辑书、编目、题识等活动,便构成几千年来中国文坛上的重要历史活动内容。尤其是在清代,这些文献活动空前活跃,成就卓著,号称显学。这些文献家或节衣缩食,典产置书;或废寝忘食,勤苦抄书;或丹黄不去手,一丝不苟,认真校书不辍;或编纂大套丛书,竭尽全力网罗散佚之秘籍;或破产以刻书,上以寿古人之精神,下以沾溉来学;或插架万签,一一品评,题识编目;或在国家危难之际,冒险与敌周旋,争夺秘籍,遏制外流他邦。他们爱书如命,饥以当食,寒以当衣,病以当药石,寂寞以当友朋,佞宋癖元,达到痴绝傻绝的程度。

然而,在清末以前,这么浩瀚的文献活动领域,繁若星云的历代文献家,却迄无一专著来通载。清代虽有郑元庆《湖录》、丁申《武林藏书录》,那也是仅记一地文献活动而已。直到清末,苏州才子叶昌炽始网罗摭拾,采辑五代末以迄清末文献家故实,撰成《藏书纪事诗》,收录七百三十九人,其中清代三百二十九人。至此,始将五代、宋以来文献活动勾画出一个轮廓来。这无疑是一部开山发凡之不朽巨著,当时即被人誉为“艺林绝业”,“二百数十年无人荟萃之创作,文字一日不灭,此书必永存天壤”。我对叶昌炽的为学为人十分崇敬。乃按时代、按人头将《藏书纪事诗》一一抄录之。随后,我又检读他已经梓行于世的《奇觚庐诗文集》、《辛白簪诗谑》、《缘督庐日记钞》、《语石》、《邠州石室录》、《寒山寺志》等叶氏著述和其他相关资料。我还至苏州访读到《缘督庐日记》稿本四十三册,至叶氏花桥老屋故居寻访旧迹。至1993年我撰成《叶菊裳先生年谱》,今载在岳麓书社2008年7月出版的拙著《书林丛考》(增补本)中。

在抄录《藏书纪事诗》之余,我也发现,其著述体例为旧式诗注体,以为既非诗作,亦非史裁。作为史著,不能谓之得体。从五代、宋以来的文献家人数也远不止此,甚至一些著名的文献家也被漏略。不少人叶氏仅录其姓名,史料不丰,甚为简略。再说,包括叶氏本人在内,在清末、民国年间出现的文献家亦极多,文献活动相当活跃,亦亟需后人加以网罗补缀。因此,我发愿“狂庐文献耗中年”,广罗

史料,考证潜逸,试图另撰一新著。那时我才三十多岁,可谓中年汉子。

中国文献活动史浩瀚几千年,从何处着手?我考虑到,从清初以来的数百年间,文献活动最活跃,文献家最多,离今天最近,也最切于实用。于是,我就先着手搜聚清初至现代的史料。欲撰成此书谈何容易,除叶氏《藏书纪事诗》和民国间问世的几种续补之作外,别无系统通载历代文献家及其文献活动的专著。大量史料散布于经史子集四部古籍中,甚至成篇的史料都很少,需要根据蛛丝马迹,在浩瀚的中国古籍库中去一麟半爪地寻觅、发拙。二十年中(我除有数年因工作性质变化难以坚持外),寒寒暑暑,朝朝暮暮,莫不寝馈于此,身心以之。我在拙著《文献家通考》的《前言》中说,我跑了全国三十家图书馆,并非虚语。

当时,我居北京东城沙滩红楼之后,北图(今已更名为国家图书馆)的线装古籍庋诸北新桥柏林寺,我经常乘暇骑车约半小时前往。忆其时,每清晨最早至此等候开门者有两人,一位是七十馀岁的老僧,其目的是读经礼佛、消灾延寿。老人居住在较远的酒仙桥,每日却风雨无阻早早赶到。一日,忽谓馆员说,“明日以后我不复来,吾将逝矣。”果不数日,老人真的逝去,怪哉!另一位就是鄙人。我每至馆,都要抱书累十数种,或单册,或巨函,分秒必争,紧张抢读。甚至连中午饭也顾不上吃,实在饿不过,就啃几口带来的巧克力或干馒头以充饥。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对我来说,都十分珍贵,十分吝惜。忆当年夏天,单位组织去青岛海滨疗养避暑,同事们尽情去逛都市、赏海景,下海游泳,我则一头扎进青岛市图书馆或博物馆,饱览当地著名文献家张鉴祥(字镜芙,据说系康生之从兄)的千目庐藏书。我几度去苏州,朋友邀我去观赏苏州园林和太湖的美丽风光,也是情理中之事。然而我实在舍不得时间,仍然是天天泡图书馆、博物馆,紧张寻读秘籍。1986年我在上海,我手持南开著名目录学家来新夏先生的便函,去淮海中路顾廷龙老先生寓所拜望,得知宋本《金石录》十卷如今就在上图。顾老先生答应,可于翌日上午

九点去该馆,破格向我出示。无奈不巧,我已买好了这天上午九点半去杭州、宁波访书的车票。为不误车,我终无缘一睹此惊人秘籍。

就这样,二十年中,孜孜矻矻,雪钞露纂,我从各家图书馆所藏的文集、丛书、方志、笔记、日记、年谱,尤其是书目、题跋等各类古籍中,撙拾史料颇富,乃一一条理成篇,人各成传。我在拙著末所列的引用书目有一千四百六十余种,还有大量未引用者,加起来总共当不下两千种。若以每种平均十卷计,我所过目之书当不下两万卷。亦真可谓“狂牖文献耗中年”了。

二、我的问学之路由万千张卡片铺就

如果有人问我,你的问学之路在何方?我会毫不犹豫地领着他去看我所手抄的一张张、一搭搭、一箱箱卡片。1986年9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李万健先生合著的《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十九万字);1995年7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拙著《书林丛考》(二十八万字);1999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了拙著《文献家通考》(清至现代部分)上中下三册(一百三十万字);2007年11月,岳麓书社出版了我和姜亚沙女士合著的《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二十五万字);2008年7月,岳麓书社出版了拙著《书林丛考》增补本(五十八万字)。我之所以能撰写这些书稿和有关的学术文章,完全得益于我数十年的资料积累,得益于我年年、月月、日日所手抄的万千张资料卡片。比如我为撰《文献家通考》清至现代部分,就做了两大箱卡片,三十余搭,每搭约二百张,每张约抄五百字。不包括我所准备的参考书籍和其他文字资料,仅我手抄的卡片资料就有约三百万字,是我正式出版文字的两倍多。近年来,我又在访读元明文献和汲古阁毛氏文献,手抄卡片资料亦已近两箱。我力图尽快撰成《文献家通考》(元明部分)和毛氏父子年谱。

做卡片就是动手抄书。没有人编纂成系统的历代文献家史料集,它们都散落在十数万种古籍中,这就不能不从各种古籍中去发掘,去摘抄。抄书本来是中国历代学者治学的一个传统重要途径,

特别是明清两代的抄书家何止千百人。我们所熟悉的现代大文豪鲁迅先生就曾大量抄书,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撰成就得益于手抄了大量唐以前的古小说和唐宋时代的小说资料。史学家吴晗先生曾从北平图书馆所藏的《朝鲜李朝实录》中,手辑八十厚本、三百万字的有关中国史史料。其实,无论是谁,凡在学术研究上要想有所成就的,哪一个不是像鲁迅、吴晗那样勤奋读书、抄书呢?藏书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拥有自家的完备藏书的,这就必须利用公共图书馆的藏书。而公共图书馆的藏书是国家财产,使用起来难免要受到一些制度上的限制,不会像自家藏书那样应用自如。而且这些藏书在外间多是难以觅到的,能得到图书馆提供阅览,就是千福万福了。怎么办?遇到稀见资料就有点点滴滴地去摘抄,去积累。书籍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工具和智库,没有书籍和大量积累的资料,“家妇”再巧,也是做不出无米之炊的。有人说,今天已进入电子时代,只要点击某网站、某智库就行了,还用得着动手抄书吗?我的观点是肯定的,今天从事学术研究仍然离不开动手抄书。我几十年来的亲身体验是,养成抄书的习惯有许多许多的好处。它可以磨练一个人的坚强意志,养成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长期手抄卡片,可以分类积累,条分缕析,起到滴水成河、滴水穿石的效应;抄卡片不是简单劳动,而是进行精神文化再创造的前期准备工作。该抄什么,不抄什么,都要经过大脑分析和选择。手抄一过,更可以起到加深记忆和理解深化的奇效,可谓书抄一遍,其义自现,胜于读书多遍,这是今天简单点击电脑鼠标所无法取代的。

三、“阐献徵之潜德,述典籍之源流”

经过七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潜心努力,到1997年底,中华书局排出了拙著《文献家通考》(清至现代部分)的清样。我又恳请南开来新夏先生亲笔致函当代最著名的书法大师启功先生为拙著题写了书名“文献家通考”,署款“启功题签”,下钤“启功私印”篆书小白

方和“元伯”篆书小朱方。题签之时,启功先生已八十七岁,因健康的原因,据说已经封笔。这个题签得来之不易,可想而知。到1998年元旦后第三日,我去本市北苑向顾廷龙老人拜节。其时,老人就养于其子顾诵芬院士之家。我恳请老人家为拙著题词。到第三天,我就收到了老人寄来的字体大小不同的两张题词,供我选择:“为文献家通考题词:阐献徵之潜德,述典籍之源流。”署款均为“一九九八年一月顾廷龙时年九十五”,下钤“廷龙”篆书白小方。

我特别喜欢顾老为拙著书写的“阐献徵之潜德,述典籍之源流”十二字题词,它体现了拙著《文献家通考》清至现代部分的最大特点,就是竭力考证献徵潜逸,阐述典籍源流。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收录清代部分仅三百二十九人,而我所网罗清初以来的文献家有一千五百余人,是叶氏的约五倍。许多文献家,叶氏虽已提及,而无史料。如卷六张海鹏、张金吾条,我通过查考《南张世谱》等书,考出张海鹏之父张仁济生平及文献活动史迹,又详“静谷公”即张仁美,有《宝闲堂藏书目》存于世。又考出张金吾暮年爱日精庐藏书被其侄张承焕豪夺而去。这些史料大多系我第一次发掘和引用。诸如此类,叶氏既撰各篇,我几乎篇篇或补其生平小传,或增其文献活动内容。至于叶氏所漏略者也有几百人之多,如卢世澐、萧震萧梦松父子、梅文鼎、万斯同、潘耒、姚际恒、卢见曾、钱大昕、彭元瑞、李调元、章学诚、潘奕隼、刘台拱、洪颐煊、瞿中溶、李兆洛、徐松、韩应陛、马国翰、黄澄量、何绍基、谭莹、潘遵祁、李慈铭、翁同龢、赵烈文等,无不关系清以来文献活动甚巨。又,清末、民国年间的文献家,我续入者更不下四五百人,赫赫者如有叶昌炽、徐友兰、姚振宗、王秉恩、盛宣怀、杨守敬、缪荃孙、王懿荣、樊增祥、张佩纶、沈曾植、潘宗周、卢靖卢弼兄弟、李盛铎、端方、徐坊、叶德辉、罗振玉、张元济、邓邦述、陶湘、丁祖荫、张钧衡、傅增湘、瞿启甲凤起父子、叶景葵、刘世珩、伦明、张寿镛、蒋汝藻、莫伯骥、刘承幹、袁克文、周叔弢、陈清华、郑振铎、王大隆、潘承厚承弼兄弟等。另,往往循一鳞半爪、蛛丝马迹,考而出之者也颇多。如北平谢宝树,一些书目、题识屡屡提及其藏书及印记,且

其书目尚存,至清末缪荃孙题识谓已不知为谁氏所藏,我则考而出之并为之立传。昌平王萱龄,龚自珍曾馆其家,其北堂藏书数万卷,我亦为之补其传。此类为古人拾遗骸、掩骯骨的例子可说不胜枚举。我至各馆访书,总是追寻各家书目、题识之作、金石题跋和丛书之刻,以及文集、方志传记、笔记等。又留心藏书印记,我常常从印记中考出文献家姓名字号籍贯或出生年号。故我在拙著中也特别重视记载各文献家的藏书处和藏书钤印。我还尤为重视藏书源流的追寻,一书从何而来,又流向了何方,关系学术研究甚巨,即“述典籍之源流”之谓也,这无疑是为研究者征文考献备一津梁。

四、“甘坐板凳十年冷”

《通考》梓行十年来,一些学者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书评,还有数十位读者致函笔者,谬奖拙著。徐雁先生在书评中说,“显然,作者‘甘坐板凳十年冷’的勤奋治学精神,为《文献家通考》奠定了严谨扎实的史料基础。”确实,在这个人人经商、人人赚钱、人人逐官的年代,我已经“甘坐板凳十年冷”、“甘年冷”、“卅年冷”了,并决心一直“冷”下去。做学问不能有浮躁之心,必须素心平淡,不要怕“冷”。

当我有一次询问顾廷龙老人,一生做人做学问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他不假思索,爽朗地回答我:“‘无我’。做人做学问要遵循‘无我’。”经我请求,他老人家再一次泼墨,为我书写了“忘我”两个篆书大字横幅。“忘”通“无”,“忘我”即“无我”也。顾老的题词我将长久珍藏下去,他的教诲具有深奥的人生哲学道理。只有“无我”,方能清心寡欲,不为功名,不争利禄,甘坐冷板凳数十年,沉寂于学术研究;只有‘无我’,才能谦逊恭和,虚怀若谷,尊重他人,尊重客观,努力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力争做出更好的成果来。哲人已萎,顾老虽已逝去十年,但他的教诲却永远铭记我心间,我相信,也将永远铭刻在世间。

来燕榭藏书簿记(续)

黄 裳

诸葛武侯十六策

嘉靖刻。九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中一策字,下记叶数,通二十四番。卷尾一行云,都司都事河东陈大纪刊行。最后有嘉靖十一年太岁壬辰夏五月哉生明古吴查应兆谨著之后叙。收藏有曹溶之印朱方,平原中子白长,切问斋藏白方,切问斋珍藏朱方。后叙云,侍郎曲沃李公业承家范,忠输王室,夙念武侯之烈,乃者直指东辽,特出厥书梓之,以为遐方迪。是此册为嘉靖中辽东所刊也。字迹瘦劲,大异江南雕板。棉纸初印。按此本卷首大题后一行,即为泰始二年二月一日平阳侯相陈寿谨上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云云。晁氏《读书志》著录入兵家,以寿录孔明书不载此策,疑为后人依托,然亦宋前人所为。所录十六目与此本俱合,惟第六目治民,此作治人,却与《四库》所据《大典》本合。《大典》已佚,此册当是人间最旧之本,馆臣当日亦未之见也。书出吴江,书估汪某搜得之,以之归余。同来者尚有绝初印之臧氏《元曲图》一册。汪估尝得宋棚本王建《宫词》于硖石,又得套印附图本《绣襦记》,皆别售。

徐 庆 录

嘉靖刻。半叶十行,行廿字。写刻,棉纸。白口,左右双边。版

心下有刻工姓名：久、林、钦、文、君文、闽人德明等。通十五番。天一阁故物，书根题字犹存。前嘉靖甲子仲秋徐姚冶山居士徐天衡引，下接东海乐善道人张谦述之劝人勿食牛肉文，后接题双行云钦差提督军务处抚浙江等处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徐枋梓行，以下接正文。卷尾“禁牛八善”后低一格云，余叨抚两浙，遵例禁宰耕牛，年来畜繁而民安之，颇有成验。识者谓八善具而轮回报应之说，不与焉。诚有味乎其言也。爰为训注，庶共观省。姑苏徐枋识。八善者：遵国之禁，利农之耕，全物之命，弭盗之原，去俗之奢，解时之疾，惜己之福，励官之箴也。徐天衡序谓“本朝屡降圣谕，禁宰耕牛，犯者枷杖充军。擅宰一牛者，仍罚五牛”。是此录之刻，亦明代农政之一端。所辑故事，多出洪氏《夷坚志》，亦多报应之说。天衡序后又云，“又劝人戒杀子女诗文并赘于后。”然今本无之，或是徐枋刊书时去之。枋之所见，高于天衡远矣。癸巳九秋得之甬上。

范运吉传

嘉靖刻。八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双边。板心题范孝子传。末题嘉靖甲寅四月朔后一日赐进士出身奉敕提督学校云南按察司佥事前翰林院庶吉士户科右给事中马平蒙泉徐养正撰。通九叶。写刻古拙茂美，纸用厚棉料，为滇中开板名物。明时包背原装，蓝面签条俱在。是天一阁散出之书，甬估林集虚得之，重刊于所辑藜照庐丛书中。新本《鄞县通志》曾著录此册于林氏藏目中。余壬辰冬日客四明，访林君于其家，索阁书。翌年春，乃挟此本及它书俱至，倾囊收之。前后所得至夥。此则最初所收者。

绿雪亭杂言

清江敖英撰

嘉靖刻。九行，十七字，黑线口，四周双边，单鱼尾，棉纸大册。前有嘉靖戊戌夏五月望日清江敖英自序。收藏有存春庐陈珍藏朱

方,陈氏文道朱方,四明林氏大西山房藏书之印朱方,林印集虚白方,心斋朱方。此为单刊本,较丛书本远胜之。刊刻极古拙。全书六十九番,序一番。疑是天一阁故物早日流出而为存春庐陈氏所得者。余所见此种不少。《鄞县通志》艺文目中著录林氏所藏即此本。癸巳初春,以重直归余。

西山纪游诗

明刻本。八行,十六字。白口,每半叶双套边。版心上书名,中题诗几,下有玉磬山堂四字。通体写刻。当在万历中。前有刻西山纪游诗序,仅存一叶,不知撰者谁何。诗前亦缺四番,第二十九番后亦不完。所录作者有邓钦、陈思育、沈渊、杨汝允、朱正初、丘齐云、李言恭、安绍芳、胡应麟、朱宗吉之作。厚皮纸印。得于甬上,系天一阁故物,阮《目》著录,知前佚者邓钦文作,后佚潘光统作,所咏皆北京西山景物。

杨升庵诗存卷四卷五凡二卷

正德嘉靖中滇中刻本。半叶六行,行十二字,白口,双边。板心中题升庵诗卷几,下记卷数,棉纸印本。卷五缺第一番。卷首有南陵徐乃昌校勘经籍记印。天一阁物,书根旧式犹存。是下册,知原书订三本也。阮元《目》著录所谓书用六行、字俱行草者是也。原书五卷,系手书上板,刻印俱在滇中,当是升庵当日自书诗卷也。刊刻颇传原迹之妙,然与吴中精刻之本异趣。用纸亦滇中旧棉料。绝佳之雕板印刷史料也。十四年前游昆明,访书图书馆,见所藏滇中古刻绝少,只于丽江木氏所得木氏家集诸本最精,然皆刻于吴下之本,用纸亦江南名楮,绝少滇产。因忆家藏诸本,更可珍重。此书先得卷四一册于来青阁,时在癸巳残腊。更数年,乃于修绠孙氏得卷五残叶,遂合藏之,而终失卷五第一番。积馀当日何以作此狡狴,不可知已。

陶靖节集十卷附录一卷

嘉靖刻。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前有嘉靖岁次丙午秋七月既望义乌后学虞守愚书于洪都叙，次梁昭明太子统序及所撰传，次总论，次目录。卷末有嘉靖丙午嘉平月武进蒋孝刊书跋。孝刻此集于视榷浔阳时，是鄂中所翻刊翻宋板，颇谨饬，宋讳多缺笔，然所据似是坊刻俗本。“欣然规往”之类，皆不同毛汲古所见宋刻善本。每卷后小字双行记文如干字，注如干字。牌记甚多，萧统序后篆书双行牌记曰“晋陵蒋氏梓于家塾”，总论后楷书双行云“嘉靖丙午晋陵蒋孝校刊”，卷三后篆文双行云“晋陵蒋氏丙午中秋”，卷八末篆文双行云“晋陵蒋氏梓于移斋”。卷末所附叙录有“绍兴十年十一月 日书”刊书跋，或出绍兴刊本也。刊颇草草，开卷第一叶“罇湛新醪”，“湛”即误“酒”，知是当时书帕本也。棉纸初印，绝阔大。余先后得两本，一完一缺，开本如一，皆天一阁物。其一本有范氏所写书根，《玉简斋目》著录。范氏所藏陶集有二十许部，东明司马藏书不弃复本，类此不少。

草书集韵

明初刻。八行，大七字，小字侧书亦七字。大黑口，四周双边。板心题草韵去声四字，下记叶数。存去声一卷。自一送起，讫二十二艳，通五十番。皮纸。先列草书，下侧列出处，如史锦鲜右素闲梦龟光陆、南大人、坡谷之类，殆出于史游、右军、鲜于枢、右军、怀素、高闲、东坡、山谷等，而鲜于枢伯几为最多。集数字始，以阴文侧书作释文，此当出于元人旧著，明初翻本也。书根旧式，天一阁物也。薛福成《天一阁目》有云，“《草书集韵》四卷缺，不著撰人名氏，存去声”一条，即此册也。四十年前盗入阁中，挟来海上，归徐乃昌。余自徐氏后人得之。

词集散记

慕 侠

梅 苑

《梅苑》十卷，宋黄大舆辑；校勘记一卷，民国李祖年撰。民国九年李祖年圣译楼刻朱印本，二册。

清康熙曹寅刻《梅苑》版本不佳，除文字多有讹脱外，还有大段阙文，据目录所载，卷五缺四十九首，卷十缺四十四首半。学者虽病

其榛芜满目，却苦于传本极罕，难觅别本参校。清末韩氏读有用书斋藏有何小山、戈顺卿两家校本。曹元忠据何校款式，断定所据源出宋本。戈校则多据文意，并非别有善本。

民国初年，李祖年据曹元忠过录何、戈二家校本，重校棟亭本，附以校勘记重刻行世。除校正讹误外，卷五、卷十各补阙词一首，世人推为善本。李氏自署内封，有刊记“武进李氏

